

买凶人

我在北京专卖二手老破小的前同事告诉我，买凶宅不要紧，一定要把旧屋的装修拆掉全部重装，连墙也得重刷。否则说不定哪天，会从隐藏的角落里掉出来不得了的东西。

我北漂的第八年，和女朋友搬进了望京一间三居室，我们住在主卧，两个室友住次卧。

三个月后，我的室友告诉我，这间屋子不对劲。

那天是端午节，我早早下班去超市买了一堆食材，准备晚上和女朋友在家涮火锅。

我坐在车里给女友发微信，突然 1805 室的合租群闪了条消息出来，一直不说话的周姐在群里发了一段小视频。

我点开视频，画面里是另一个室友何小桐，她拿着一把衣架差不多长度的大铁扳手正在「哐哐」砸墙，那是客厅公共卫生间的墙，墙面贴的防水瓷砖已经破裂成一块一块。

「什么情况？周姐你拦一下啊。」我有点懵，快速在群里发了条消息。

「我不敢，她扳手砸我身上怎么办？」

「要不我报警吧？」周姐回复。

现在家里应该就何小桐和她两个人，视频里何小桐一边砸一边口中胡乱念叨着什么，看上去有点魔怔了，说不定能干出什么事来。

「先别报警，周姐你安抚一下她，我马上到家。」我回复。

我到家的時候，牆面瓷磚已經被何小桐破開了一個臉盆大的口子，露出了水泥牆體，瓷磚碎片崩裂開來，有些崩到了她身上，在胳膊上留下大片的紅腫，她却似乎毫無所覺。

不能放任她繼續砸下去了。

中介要是知道她隨意破壞房屋，完全可以扣掉押金然後把我們全都趕出去。在望京這個互聯網公司遍地的地段，我很难再租到性价比这么高的房子了。

我猶豫了几秒，冲上去奪走何小桐手里的扳手，攔腰抱住她。她體重很輕，腰肢纤细，雙眼失神沒有聚焦，在我怀里一直掙扎。

我來不及細想緊緊抱着她往次臥走去，然後關上門堵在門口，防止她出去：「何小桐你看看我，我是喬磊。有什麼問題我們一起解決，你冷靜點好嗎？」

「喬磊……」聽見我的聲音，何小桐回過神來呆呆地看着我。她長發蓬亂，小臉脏脏的，睡裙上全是灰塵和碎石渣，一副可怜樣子。

「你跟我说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来帮你想办法好不好。」何小桐房间的窗户紧闭，窗帘也拉得严严实实，屋子里又阴又暗。

我拉开窗帘，让夕阳照进来。

何小桐理了理自己蓬乱的头发，缩进被子里蜷在床头，声音喑哑颤抖，

「墙里有东西。」

02

何小桐说，她发现卫生间不对劲，是在一个月以前。

她洗漱的时候，偶尔会闻到一股非常恶心的味道，这股味道很难形容，像是有什么血腥的东西多年发酵后产生的味道，又腥又臭还带着一丝酸味。有时浓得冲鼻子，有时却淡得几乎闻不到。

刚开始她以为这是地漏返潮的味道，但我们这间屋子在 18 层，北京气候干燥，按理说不应该出现经常性的返潮。

后来她以为是卫生间漏水，让中介找了管道师傅来检查维修，又楼上楼下打听，没有一户说自己家里卫生间漏水，师傅也没检查出什么，只做了些防护性的修补。中介又叫保洁阿姨把卫生间彻底地打扫了一遍，连瓷砖缝都刷得干干净净。

虽然费了些功夫，好在臭味也消散了点。

「这不挺好的么，该查的都查了，还做了保洁。」

我从书桌的抽屉里拿出一枚沉香熏香点上放进香炉，又打开窗户，让微风透进来。

「卫生间嘛，难免会有味道，也很正常。明天买个空气清新剂放卫生间就好了。」

何小桐摇了摇头：「没用的，不止味道，更奇怪的事还在后面。」

折腾一通之后，何小桐以为应该没什么问题了，就放下心来，但谁知道一周前怪事又发生了。

她在卫生间里洗澡，刚开始也没发觉有什么不对，可到后来越洗越觉得身上发冷。花洒出来的水明明热得烫手，卫生间里还是没什么热气，连水蒸气都聚不起来，仿佛这个空间里有个隐藏的黑洞把所有的热气都吸走了，整个屋子阴冷得像在过冬天。

何小桐背上的汗毛瞬间倒立。

这个屋子不仅仅是有臭味这么简单！

肯定是有脏东西！！

她警惕起来，草草地冲洗干净穿上衣服，从厨房翻出一把水果刀捏在手里，打开卫生间里所有能照明的东西，把屋子照得透亮，从门后、镜子、浴盆、马桶、墙根一寸一寸检查过去，然而什么都没有发现。

她刚松了口气准备离开，突然间，那股臭味又出现了！

味道浓烈之极，臭味的来源好像就在她鼻子下面，何小桐胃里忍不住反酸，吐了。

接下来的一周，每次想到或者闻到那个味道，她都会条件反射地呕吐，直到吐不出任何东西为止。

不仅如此，那天之后她每天晚上开始做噩梦。

梦里她举着一个大铁锤不住地往前砸，前面赫然是一面贴满青色瓷砖的墙，她用尽了全身的力气，墙面青砖破裂，裂成一个巨大的黑洞，但一转身，墙面又恢复了，一直循环往复。

哪怕睡前吃了安眠药，她也依然会梦到这个场景，在梦里把墙砸了一次又一次。

「那面墙和卫生间的墙，一模一样。」

何小桐抬头看了我一眼，两行眼泪刷就流了下来。我把纸巾递给她，她一边擦一边哭，表情惊惶不已。

怪不得她眼窝凹陷，声音喑哑，举止疯狂。反复的呕吐会损伤声带，失眠和噩梦会让人神志不清，看来这段时间她真是被吓得不轻。

「日有所思夜有所梦，可能是你太在意这件事了，影响了你的潜意识才一直做梦，根本没有什么脏东西。你想啊如果这房子真有问题，中介怎么敢租给我们呢，我们要是出了事，他负不起这个责任。」

我放柔声音安慰她：「下次再有这种事，你早点告诉我，别自己一个人扛着。」

何小桐听完一愣，哭得更大声了，她冲上来抱住我，我感觉到我怀里湿了一片，都是她的泪。

「好了没事了，我明天跟中介说一声，把墙补上。」我轻轻拍打着她的背，能让她好受些。

「墙里真的有脏东西！砸开看看就知道了，我没骗你……」何小桐声音里带着一丝乞求。

「我明天去白云观帮你上柱香，再去道长那儿给你求个符，保你邪祟不侵。这墙就算要砸，也先跟中介商量商量，好不好？」

她现在情绪太激动，我得顺着她说，否则不知道还要跟她耗多久。

「嗯。」何小桐点点头，收了哭声，情绪渐渐安静下来。

窗外夕阳暗了下去，屋里都是沉香淡淡的木香味。

何小桐似乎在我怀里睡着了，我把她轻轻放倒在床上，盖好被子关上灯，准备离开。

我刚打开卧室的门，就听见何小桐的声音从背后的床上幽幽传来，

「阿磊，今天能不能别走……陪陪我。」

「睡吧，别想那么多。」我关上门。

03

我默默收拾了客厅里的瓷砖碎片，转身去厨房捣鼓今晚涮火锅的食材，又煮了碗燕麦粥。

把粥端给何小桐，看着她勉强吃了两口，又沉沉睡去，我才终于松了口气。

粥里我加了几颗安眠药。

我也实在是没辙，只希望她明天一觉醒来恢复点理智，再跟她好好商量一下解决办法，毕竟今天和女朋友涮火锅才是头等大事。

我和女朋友王晴平时工作都很忙，我是个商务，工作时间稍微灵活一些；王晴是个产品经理，每天基本都加班到 10 点，今天她好不容易答应我准点下班，我不想在这里浪费时间。

涮火锅的时候，我把下午的情况跟王晴说了，当然在何小桐卧室里发生的事我没讲。

「你说她说的会不会是真的？墙里真的有东西？」王晴在锅里涮着肥牛，表情若有所思，「我之前看过一部电影叫《黑暗面》，讲的是女主发现家里经常出现奇怪现象，后来发现是有人困在密室里，用这种方法向她求救。」

王晴是恐怖片十级爱好者，喜欢打卡豆瓣惊悚电影片单，看过的电影不下五百部，她说就打开电视把那部电影放了出来。

果然惊悚片都爱在卫生间搞事，电影里女主发现家里的异常也是在卫生间泡澡的时候。

「那也不能砸墙啊，有事找中介，房子是房东的，要我们赔钱咋办？」我夹起一块老豆腐蘸了麻酱放进嘴里，豆腐里的汤汁烫嘴，差点把我送走。

我和王晴都有了在北京买房的资格，正在攒婚房的首付，攒够300万就买房结婚，所以我们现在的原则是：能不花钱就不花钱，降低消费买刚需。

这也是我为什么对何小桐砸墙如此在意的原因——但凡处理不好，我们可能就得搬家，我舍不得现在租的这间主卧。

屋子的条件太好了，有独立卫浴和阳台，面积大地段好，可以步行上班，商区多人流大特别热闹，关键租金非常便宜，因为房东想卖一直挂着牌，所以比周围同样条件的房子便宜了近1000块。我们俩看完房，当场就定了下来，简直捡了个大便宜。

「渣男！」

突然一声谩骂在耳边响起。

我心里咯噔一下，瞟了眼王晴。她嚼着娃娃菜正看得起劲，电视上画面正放到密室里被困的前女友通过房间的单向镜，看到男女主在卧室里为爱鼓掌。

原来是在骂电影啊，我暗自松了口气。

「我想起这房子租金那么便宜，说不定是凶宅啊。」王晴涮了个毛肚，又转头去看电影，顺口一说。

「不可能，如果这是凶宅，怎么会两三年都卖不出去？」我灌了口北冰洋，不置可否。

「那不一定，有些凶宅是带煞的，必须除完煞才能出手，不然会出人命。」

因为喜欢恐怖片，王晴平时也会看点灵异小说，最爱看的两本是《凶宅笔记》和《民俗局异闻录》，这两本书到现在还放在窗边书架上，所以她说起这些东西来头头是道。

但我是个唯物主义者，完全不信这些神神鬼鬼的东西。

04

饱暖思淫欲，吃完饭趁着今天月色好，我抱着王晴滚上了床。

我俩下班时间总不挨着，她加班回来太累经常没什么性致，导致我俩那方面频率不高，我今晚可算逮着机会可以跟她好好温存一番。

一场情事下来，水光迷离，宾主尽欢，我不可谓不用功，王晴泪眼朦胧半个字都说不出来，末了，我抱着王晴沉沉睡去。

半夜感觉怀里突然凉了，我在被窝里摸来摸去，摸遍了也没摸到那具熟悉的胴体。

一股寒气窜上我的背脊，我打了个激灵，按开床头灯，发现阳台的推拉门不知为何被打开了。

我走到门边，王晴背对着我站在阳台上，她穿了一条明黄色的长裙，鱼尾边的裙摆在夜风中摆荡，这画面明明很美，但我却觉得分外怪异。

王晴平时睡觉很香，基本雷打不动，我偶尔打鼾她也完全没感觉，怎么会半夜醒来站这儿吹风呢？

而且.....王晴根本不可能穿这条裙子。

「小晴.....你不睡觉站这干什么？」我伸手去拉她的手。

王晴转过来头来看我。我定睛看去，吓得我差点叫出来。

那张脸画着浓妆，嘴角一颗鲜红的美人痣，这哪里是王晴的脸？

这分明是何小桐的脸！

何小桐弯起嘴角冲我诡异一笑，举起藏在身前的扳手，朝我脸上狠狠砸来！

要死！！！！

05

我尖叫着醒来，发现自己全身都躺得僵硬了，王晴不知什么时候离开了我的怀抱，夹着被子躺在我身边，睡得很熟。

原来是梦啊.....幸好，幸好。

我从枕头底下摸出手机，时间显示现在是凌晨 3 点，背心短裤早就被冷汗浸湿，我起床快速洗了个澡。

洗完澡我想起白天何小桐的话，特意地闻了闻卫生间里的味道，把屋子方方面面都检查了一遍。

主卧的卫生间一切正常，完全没问题。

我松了口气，穿好衣服，去阳台点了根烟。

凌晨 3 点，望京的街道依然热闹不已，我靠在栏杆上心里反复琢磨着今天发生的一切。

邪门，真 TM 邪门！

虽然我不信鬼神之说，但这件事确实处处透露着诡异。

如果这房子是凶宅，房东肯定不敢隐瞒，而中介公司最多直接以低价卖出，往外合租的隐患太大了，中介不会冒这个险。

其次，就算真有脏东西，周姐在这房子里住了两年，何小桐才刚搬来两个月，它为什么不找周姐，非得找上何小桐？

06

想来想去，结果一夜无眠，王晴早早起床去上班，临走前还给我留下奖励的一吻。

上午 10 点半，我敲开了周姐的门。

周姐像是刚睡醒，黑色的蕾丝睡裙皱巴巴的，她一边扎头发，一边眯眼看我。

「周姐早啊，有点事想问问你。」我礼貌地笑笑，递上刚买的豆浆和煎饼：「还没吃呢吧，给你带了早饭。」

「有事说事。」周姐瞄了一眼我手里的袋子，没有接。

「就卫生间的事。昨天何小桐不是把墙砸了么，她说卫生间有臭味，但具体什么味道她也说不上来，我就想问问您闻到过没有，到底是哪种臭味？我们也好跟中介反映，让他找人来修。」

「你倒挺关心她。」周姐打了个哈欠，「我没闻到过什么味道，墙让她赶紧找人来补吧，我就不告诉中介了。」

话音未落就关上门，把我撂在门口。

关门的瞬间我闻到了一股奇特的烟灰味，但要说具体是什么，我又说不上来，仅仅是觉得有几分熟悉。

我扔掉手里的食品袋，皱起了眉头。

周姐跟何小桐说的完全不一样，到底谁在说谎？

我正想着，微信响了，我摸出手机一看，是我苦苦等了大半天的好消息。

「你那栋楼我查过了，千禧年建的，20 年来没发生过任何事故，不是凶宅。」

发消息的人是我前同事，他是北京土著，离职后干起了买卖二手房的营生，专卖老破小，能拿到的小道消息比普通的中介公司多得多。

我担心房东故意隐瞒凶宅的事没告诉中介，所以拜托他帮我打听了一下，得知不是凶宅，我大大松了口气。北漂多年，我早知道不能什么人都信，多留个心眼总没错。

我向他道了谢，约他过几天出来吃饭。

他倒也没放在心上，只是叮嘱我如果想低价买凶宅，一定要拆了原屋硬装软装自己重新装一遍，最好连墙也重新刷一遍。

我回了句好，顺便问了一下现在的凶宅市场。

他告诉我北京的凶宅只能用供不应求四个字来形容，凶宅买卖也并不像小说里写的那么邪乎，无非就是晦气了点，装修的时候多注意下风水布局就行，别的跟买普通二手房没区别。

上周成交了一个 100 平的三环老房，有过 5 任屋主，5 任都是在家里自杀死的，现在开价全款 60 万，大把的人挤破头要买不惜加价 100 万，朋友圈都传疯了。

他说完给我发了个链接，我点开看是个买房论坛，里面全是买凶宅的讨论贴，还有人每天发自己住凶宅的 vlog，已经连续打卡 800 天了，生活美滋滋，完全没有任何影响。

住凶宅.....似乎也没有小说里写的那么可怕嘛.....

我被自己突如其来的念头吓了一跳，出门走去附近的一个商场。

等我到达商场里的一家云南餐厅的时候，小梁已经等在店里了。

07

小梁正是我租房的中介，现在住的这间屋子当时就是他带我看的。

他是云南人，年纪不大但人很热心，办理租房合同的时候我忘记带身份证复印件，他二话不说用门店里的打印机帮我复印好了。

我和王晴搬进来之后，他带着师傅来检修了好几次公共设施，平时带租客来看房也会提前通知我们收好贵重物品，总之是个细心的大男孩。

我俩打完招呼，一人点了一碗过桥米线，我又加了几个硬菜，小梁一直说着不用了，极力想阻止我，被我拦了回去。

他不好意思地摸着后脑勺，一个劲地说让我破费了。

席间我们聊了聊股票和基金，吃得差不多了，我观察了一下他的神情，直接开门见山：「小梁啊，乔哥今天请你吃饭，是有事想问问你。」

小梁听后赶紧放下筷子，擦了擦嘴：「乔哥您说。」

「咱哥俩就别见外了，就是想跟你打听打听.....我现在租的这房，房东不是一直想卖嘛，哥想知道这套房子现在市价多少？」

「我帮您问问。」小梁拿着手机发了几条微信，对方马上就回复了。

「这套房子是普通住宅，总面积 90 平，满五不唯一，房东的报价是 500 万，交给我们去谈的话，应该能谈到 460-480 万之间。」

「我记得望京的房子最少也要 7、8 万一平，这么好的地铁房均价才 5 万多，这不合理吧？我记得你说过房子挂了两三年都没卖出去，这房子.....会不会有问题啊？」我假装惊诧，继续套他的话。

小梁急了，拍着桌子跟我保证这房绝对没问题，房东不卖是因为不缺钱而且对房子有感情了，又很挑人，买家不合他眼缘他坚决不肯卖，还跟我说周姐去年就看上了这套房，跟房东也聊过了，可能过两年攒够首付就买下来。

「300 万的首付她说掏就掏？我看她一个人住小次卧，平时也不上班，她哪里来的钱？」

「乔哥您不知道吧，周姐在 KTV 上班，包.....包房的那种，她想赚钱还是很容易的。」小梁说着说着就红了脸。

我想逗逗他，故意浮夸地说：「哦——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？你看过啊？」

「没、没有！是我们店长，他去唱歌的时候看到了，他告诉我的。」小梁眼神飘忽。

周姐的职业我之前也有过猜测。

她和何小桐的房间仅一墙之隔，何小桐告诉我，周姐经常凌晨一两点带男人回家，她观察好几次了，每次都是不同的男人。

既然她是干包房的，那半夜去她房间的那些男人是什么身份，自然不言而喻。

「哥，你也想买这套房？」小梁看我陷入沉思，试探着问我。

「最近在考虑，我和我女朋友快结婚了，一直租房住也不是个事儿。」我笑笑，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：「这套房既然周姐喜欢，那我也不好跟她抢，总得有个先来后到。」

「哥，你平时看着挺聪明一人，这么大的事怎么犯糊涂呢。她喜欢归她喜欢，一没签合同，二没付定金，这房子现在跟她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您要喜欢就赶紧下手吧。别的我不敢说，这绝对是望京性价比最高的一套房，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。」

小梁这番话意外地说到了我的心坎里。

这间房子我和王晴搬进来三个月，居住体验非常好。北漂多年，搬家无数次，能遇上一套好房子不容易。王晴之前也说过，这要真是我们自己的家就好了。

如今买房需要的 300 万首付刚好够，我和王晴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还房贷绰绰有余，简直是天时地利人和。

如果不是昨天那件事的话……说不定我真的会考虑把它买下来。

我在心里默默叹了口气，不知道为什么竟然感到几分惋惜，甚至埋怨起何小桐来，如果不是她神神叨叨的，我马上就能在北京有房了。

我和小梁道了别，起身去结账，顺便开了张发票。

08

下午到公司贴发票报销差点把报销金额填错，和客户聊天我也有些心不在焉的，心里一直想着这事。

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小梁说的应该都是真的。

这套房子不是凶宅，而且周姐想买这套房子，她已经在做准备了。

可是这样事情说不通啊，何小桐砸墙的时候她为什么不拦着？这毕竟是她即将购入的房产，她怎么可能任凭别人破坏自己的房而不加以阻拦呢？

而且如果墙里真的有东西，最应该紧张的人难道不是她吗？可她偏偏看上去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，就差在旁边煽风点火，让何小桐把家拆了。

太奇怪了，她这么做目的到底是什么呢？

如果.....

如果她的目的是想尽快买房呢？！

用卫生间的人只有她跟何小桐，现在何小桐精神不稳定，只要她咬死说自己什么事都没有，就可以坐实何小桐搬来后被邪祟缠身的假相，再以房子是凶宅为由，逼迫房东降价！

她的目的就是为了低价买房！！

我甚至怀疑，那股臭味说不定就是她自己搞的鬼！何小桐在这种长期影响下做噩梦，才导致精神错乱！

四散的线索突然在脑子里连了起来，虽然这只是我的猜测，但要想求证非常简单——就是把那面墙砸开看个究竟。

如果真有事，我们三人立马搬出去，让她一个人守着凶宅；如果没事，那多半就是她在搞鬼，我就先下手为强，直接抢在她前面把这套房拿下！

想清楚这些我就专心忙起了工作，但不知怎的我总有一种隐隐约约的感觉，似乎好像还有一个最关键的环节我没有想清楚.....

处理完堆积了两天的工作，下班已经快 10 点了，我想起昨天对何小桐的承诺，在路边的礼品店里买了个日本的御守准备带回家送给她。

没想到刚打开门，眼前的一幕让我傻了眼。

何小桐红着眼睛跪在地上，衣衫凌乱，半边脸肿起，而在她身边，王晴沉着脸盯着她，手里死死地捏着一张纸。

听见我回来，王晴抬头看了我一眼，她的眼睛也是红的，没等我开口，她把手里的纸捏成一个纸团，砸到我身上。

「乔磊，看看你干的好事！」

我完全摸不着头脑，一脸懵逼地捡起那个纸团展开，是一份友好医院的 B 超报告单。

报告显示孕妇怀孕约 6 周，姓名一栏上写着，何小桐。

我脑子里「嗡」地一声，一时间不知道该做什么表情，我看着地上的何小桐，不敢相信。

「你、你怀孕了？」

何小桐抬头看着我，一直强忍着的眼泪突然就流了下来，她声音哽咽地「嗯」了一声，点了点头。看着她的表情，那句「孩子是我的？」被我咽回了肚子里。

旁边的王晴冷哼了一声。

我过去把何小桐扶起来，她还穿着昨天那身睡裙，在地板上蹭了很多灰尘，洁白的裙子早变得灰扑扑的，身上也全是污渍。

「先去洗个澡换身衣服吧，有什么事一会儿再说。」

她现在的样子实在太凄惨，我也不想把场面搞得如此难堪，何小桐听后却紧紧抓着我的手，流着泪冲我猛地摇头，眼神里满是惊恐和乞求。

我差点忘了她现在害怕去卫生间。

我咬咬牙，顶着王晴杀人似的目光，把何小桐扶到房间门口，请周姐陪她去洗澡。周姐一直倚在门边看戏，瞧见何小桐这幅模样也面露不忍，去她房间拿了件干净衣服，牵着她去了卫生间。

客厅里只剩我和王晴，空气一时间安静得可怕。

看样子在我回来之前，两人已经激烈地吵过一架了，王晴现在不吵也不闹，只是冷眼盯着我，用无声的目光把我凌迟处死。

「我对不起你。」我不敢看她，低下头。

王晴冷哼一声，咬牙切齿地问：「你们怎么开始的？」

10

我和何小桐的缘分，始于一条裙子。

我记得时间应该是4月底，我头天晚上和一个大老板谈生意，喝酒唱歌泡澡一条龙搞了个通宵，第二天在家补觉，睡到午饭后醒来饿得不行，听见有人敲我的房门。

打开门，何小桐站在门口冲我温柔地笑，问我有没有看到一个快递，是条明黄色的鱼尾裙。

我在地板上找了找，确实找到了一个没拆封的快递，上面写着尺码：明黄色 M，收件人：皮卡丘。

「家里没人快递都直接放门口，可能是我女朋友拿错了，不好意思。」我把快递拿给她。

「我刚搬过来，还不知道怎么收快递，谢谢啦。」她道了声谢就离开了。

我躺回床上，打开 APP 开始点外卖，刚刷了两页，门口又响起敲门声。

何小桐一脸尴尬地看着我，说她刚刚试穿裙子，头发被后面的拉链卡住了，周姐不在家，只好向我求助。

我觉得好笑，帮她把头发扯出来，又帮她拉上拉链。

「那个.....能不能请你再帮我个忙？」何小桐有些害羞地开口，两颊染上了不明原因的红晕，她指了指自己的屁股：「能不能帮我拍几张照片？」

我才知道何小桐是一个时尚公号的编辑，这条裙子本来是给公号写好物测评的样衣，但是因为鱼尾裙摆在背后，她自己拍不到，所以求我帮忙。

我大学的专业就是广告营销，专门学过摄影，随手帮个小忙也没什么。谁知何小桐意外地敬业，换了不同的场景、角度、pose、表情，裙子的每个细节都要拍一遍，从下午拍到晚上，

我一个大男人都累了，她依然兴致高昂，最后她提出请我吃晚餐表达谢意。

一顿饭吃得很开心，我们聊了很多。

何小桐是云南人，长相漂亮大方，身材凹凸有致又有气质。

她喜欢旅游，去过很多国家，还考了潜水证，每年夏天都会去冲绳深潜。我看了她在海里录的视频，棕栗色的柔顺长发在海水里散开，线条修长大腿紧实，像一条深海里的美人鱼。

当天晚上，我们滚到了一起，后来也断断续续地在联系。

11

「跟她相比，你觉得我不解风情是吗？」

听完这些王晴红了眼睛，她忍着泪水，但语气里满是不甘和怨恨。

「你别这么想。」

「你跟她上过几次床？」

「你别问了。」

「到底几次？！」

「没几次，我.....我记不清了。」

「你爱她吗？」

我没法回答，沉默良久，最后微不可见地点了点头。

「啪」，王晴一巴掌扇在我的脸上，瞬间我半边脸就麻了。

她迅速地收拾了自己的贴身衣物和生活用品，再没看我一眼。

「乔磊，你永远只爱你自己。」

「我们分手吧。」

说完，王晴摔门而去。

我脸上火辣辣地疼，心里也火辣辣地疼。

我和王晴在一起六年，在我心里她是个很称职的女朋友，我真的很喜欢她，如果我不喜欢她根本不会想跟她结婚。

但王晴是个烈性子，她说出的话不会收回，做出的决定也绝不会更改。

六年的感情付之一炬，说不痛心是假的，但是人总要往前看。

现在何小桐怀了我的孩子，我不能放着她不管，而且我确实真心实意地爱上了她。

我知道在小桐心里我犹犹豫豫优柔寡断不是个好男人，但亡羊补牢犹未为晚，我此刻唯一的愿望就是想用尽办法来弥补这一切。

卫生间的水声停了，我把那张 B 超报告单一点点展开，拿着它进了何小桐的房间。

何小桐湿着头发缩在被窝，这样下去很容易感冒，我把她从被窝里拎出来给她吹头发。她美人鱼般棕栗色的长发失去了往日光泽，我叹了口气，一边吹一边用梳子帮她梳头。

「孩子你想留下吗？」我试探性地开口问。

何小桐轻轻点了点头。

「那就留着。」我已经有了心理准备，也不是很意外。

屋子里很安静，只开了一盏暖黄色的床头灯，我一点点把何小桐的头发吹干，一缕缕梳理着她的发梢，心里不知怎的突然涌起了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暖意，恍然间有家的感觉。

我从背后抱住何小桐，说了一句连我自己都感到意外的话。

「小桐，我们结婚吧。」

12

我向小桐求了婚，她喜极而泣，立马答应嫁给我。

得知我想买房，她二话不说掏出一张建行卡，说里面有她工作多年攒下来的 20 万，她愿意跟我一起付首付还房贷，甚至不求我在房本上写她的名字。

我算了算自己的存款、公积金又跟家里要了点钱，几个亲戚东凑西凑，只凑够了 300 万。

虽然只有 300 万，但已经足够了，我有办法把这套房的价格砍掉近一半，从 500 万压到 300 万！

我把小梁叫来，当着他的面，何小桐把那面墙砸了，露出墙后面藏着排水管的空間，一股令人作呕的臭味立马涌了出来。

泥墙和排水管之间塞满了几个不明物体，我拿晾衣杆把它们戳出来，发现是几个被包得严严实实的黑色塑料袋，最外面的一层塑料已经有些破了。

我用晾衣杆扒拉了几下，袋子敞开，臭味越发浓烈，露出了里面的东西。我看了两秒钟，反应过来那是什么的时候，我一把扔掉了晾衣杆，拉着和小桐和小梁就往后退。

我发誓，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令人头皮发麻的情形！

早上吃的豆浆油条在我的胃里翻腾，我忍不住吐了出来。

黑色塑料袋里包裹着被泡烂的各种动物的尸体，从半腐烂的头部来看，应该有鸡鸭还有鱼，都混在一起难以分辨。

小桐吓得直接扑到我怀里哭了，一直在旁边录视频的小梁也忍不住干呕。

现在有视频有人证，还有小桐之前陆陆续续跟我说怀疑房子有问题的聊天记录，房子被坐实有安全问题，房东也无话可说。

我给小梁塞了笔钱，让他瞒着凶宅的事别往外说，市面上没人知道望京多了套凶宅。

小梁也很给力，收了钱以后非常卖力地帮我劝说房东，说这套房子一口价 250 万，我可以全款买。房东人在国外，不了解真实情况，只听说房子里出了事没人敢买，于是还价到 300 万，必须当场付清。

正合我意！

在小桐和小梁的配合下，我拿下了人生中的第一套房。

小桐给我的钱我都还留着，没用来付首付，我一直记着前同事的话，买凶宅必须重新装修，所以打算用这笔钱把房屋重装一遍。

因为要重装，房子不再适合出租，中介公司给周姐陪了一笔补偿金，给她介绍了新的房源。

周姐走的时候也没拿多少东西，就一个行李箱，临走她还阴阳怪气地夸了我一句「聪明」。

我当然聪明，你能借凶宅之由压价，我又为什么不能呢？

小梁说得对，买房就是先来后到，我一秒都不能犹豫。

13

半个月后房本下来了，小桐有工作需要出差一段时间，我们打算等她回来以后就去见家长，然后领证。

眼看人生中的两件大事马上就要同时完成，我别提多高兴了，连工作也卖力起来。

北漂这么多年我终于可以有一个自己的家了，人逢喜事精神爽，以后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。

卫生间的墙中介已经找人补好了，还换了新的瓷砖，完全看得出来曾经破损的痕迹。

我联系找了一个装修队重装房间，顺便改一下房子的布局，毕竟它平白无故人为地被扣了一顶「凶宅」的帽子，最好还是改改风水。

6月底北京已经进入了汛期，傍晚狂风呼啸眼看要下暴雨，我挨个去房间里关窗户，卫生间的灯突然一闪一闪毫无征兆地就灭了，可能是灯泡使用太久被烧坏了。

我打着手电筒想换一个灯泡，突然闻到了一股腥臭味，熏得我差点又吐出来！

难道是上次从菜市场找来的家禽尸体没清理干净？

不可能啊！我亲眼看着水泥工清理干净把墙封上的，肯定没问题啊，那这股臭味到底是从哪里来的？

我突然想起之前小桐说过，洗澡中途突然问到臭味的事.....这卫生间不会真有问题吧？

几个念头反复之间，我后背就已经渗出了一层冷汗。

房已经是我的房了，管它是哪路牛鬼蛇神，敢在老子家里作乱就都得被老子除掉！

我咬了咬牙，心下涌起一股子狠劲，去厨房找来一副橡胶手套戴上，又横起一把菜刀，一寸一寸把卫生间摸了个遍，但仍然一无所获。

奇了怪了，难道味觉也能出现幻觉？

我蹲了半天有些腰痛，扶腰站起来向后拉伸了一下背肌，随意瞟了一眼天花板，这一眼我的眼睛就再也离不开了。

天花板有问题！

为了防水，卫生间的天花板做了一层吊顶，其实和真正的墙面之间应该有一层夹层，这就是一直存在于我们头顶上方的隐藏空间。

如果要在房间里藏一样东西，最方便的地方一定是天花板！

我观察摸索了几分钟，终于在顶灯附近发现了一条过宽的缝隙。我把刀从缝隙里伸进去，转了个方向往外一撬，吊顶掉下一块瓷砖大小的建材，一个黑乎乎的东西掉了下来，被一根红绳悬在半空。

卧槽！！！！

我只看了那东西一眼，就吓得落荒而逃，连一秒钟都不到，我用最快的速度冲出卫生间然后死死地关上了门！

我不需要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，我只看了一眼它的轮廓就完全明白了，那绝对是个邪物！

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那就是经常在各种都市传说和灵异故事里出现过的古曼童。

我就说这房子为什么这么便宜.....

原来是房东在这屋子里养着只小鬼呢！！

14

我管不了那么多了，顶着瓢泼的大雨，直接往中介公司的门店跑去，我租房和买房都是在这里办理的，跟小区就隔了半条街我早已轻车熟路。

「小梁呢，小梁在吗？」我推开门冲进去门店。

一个小中介被我吓了一跳，结结巴巴地说：「梁哥.....梁哥辞职了，上周就走了。」

「我操！」我一把将他薅起来，指着办公桌上的座机对他破口大骂，「去你妈的黑中介，你马上给他打电话！」

电话打了一遍又一遍，始终提示是空号。

「我买的那套房子，4 栋 1805 室，你给原来的房东打电话！」

小梁肯定是跑路了，之前买房都是他在负责联系房东，我才想起来我根本没有房东的联系方式。

电话响了一遍又一遍，始终是无人接听的状态。

骗子！都是骗子！

我知道我完蛋了，这一切都是骗局，我是那个被人骗得团团转还自作聪明的傻子！

不知道为什么我此时此刻的第一个念头，是幸好我没用小桐的钱，否则她也要像我一样倾家荡产了。

小桐.....对了，我还有小桐！

我从兜里掏出手机，给小桐发微信消息让她赶紧回来，消息发出去，界面显示对方不是我的微信好友！

她，她把我拉黑了！

我继续给她打电话，结果电话也被她拉黑了！

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？

为什么上个月还围绕在我身边的人，一会功夫就全部都消失了？

「哥，你别急，喝杯水擦擦脸吧。」可能是看我情绪平复了一点，小中介给我倒了杯温水。

他拿了包抽纸让我擦身上的水，还一边宽慰我：「我不知道你遇到了什么麻烦，但是万事总有办法，着急解决不了问题啊。」

我摇了摇头，坐在椅子上不说话。

「你要找房东是吧，我记得这个房东一直在国外，很多事情我们都是直接跟她女儿沟通的。我们应该有她女儿的联系方式，我帮你找找。」

说着小中介就打开电脑帮我找了起来，过了两分钟，电脑后面传出了他惊喜的声音：「找到了，房东的女儿姓周，人就在北京。」

我还没来得及高兴，门店的店长拎着个盒饭回来，看了眼电脑屏幕，说出了一个令我更加崩溃的消息：「周天莉啊，那不就是周姐么，她之前一直住在 1805，不是刚搬走么。」

「你说她也是，好好的房子攥在手里不住非得卖，卖就算了还挑买家！这几年想买这套房的人没有一百也有几十，每次带人去看房她都说不满意不肯卖，磨叽死了，现在可算是卖出去咯……」

说完，他盯着我看了几秒钟，问我：「我记得你，周姐的房子就是你买的吧？在我们店里签的合同。」

我被这个消息震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

周姐不是租客，她才是房东。

她说要买这套房是骗人的，她和小梁串通好了用低价诱惑我心动，小梁甚至配合我做假凶宅，就是为了把这套真凶宅卖给我？

可我还是想不明白，她这么处心积虑地骗我到底是为了什么？

何小桐接近我，又是为了什么？

我想起了那份 B 超报告单，好在当时我把它拍照保留了下来，我打开图片放大，报告单的署名医师是赵则田。

我立马关注了友好医院的微信公号，从小程序进去预约妇产科，根本没找到一位叫赵则田的医生！

我又打电话跟医院确认，证实了这份报告单确实是假的。

甚至，甚至连给我的银行卡也是假的，里面没有一分钱！

原来，连何小桐也在骗我.....

她假装怀孕就是为了气走王晴，让我在冲动之下来做出错误的决定.....

15

我在一本书上看到过，如果一个人连续遭受多次毁灭性的打击，他的承受力阈值会显著性地提高，除非遭受比之前更大的刺激，他不会再对外界的事物做出任何反应。

我现在就是这个状态，我已经忘了我应该尽快处理接下来的事，尽量挽回些损失；我也忘了我如今早已倾家荡产众叛亲离，我的内心一片宁静，再没有任何波澜。

我回到家，在卧室的卫生间里洗了个热水澡，换了身干爽的衣服。

我躺在床上，直直地看着天花板，大脑一片空白。

我做这一切的时候，卫生间的门依然死死地紧闭着，我仿佛能听见耳边传来孩童的调笑声。

一声一声，敲进我心里.....

我做了一个梦，梦里我似乎刚到北京，留着寸头，在酒吧里和同事喝酒摇色子。

舞池里破旧的音响放着《红尘客栈》，我非要搂着姑娘跳舞，姑娘反手给了我一巴掌，然后牵着我去了吧台后面的卫生间。

我嗅着她的肩颈，她身上有股松木燃烧后的烟灰味，她不停地喘，腿上没有半点力道，我们一前一后，把躁动的荷尔蒙都耗尽，最后她伏在我的肩头，娇软地跟我说，她的名字叫阿莉。

我会永远记得你的名字。

你骗人。

我永远不会骗你。

那万一你骗了我怎么办？

那就让老天罚我倾家荡产，孤寡一生。

一言为定。

.....

阿莉.....阿莉.....周天莉就是阿莉。

怪不得我会觉得她房间里有股熟悉的烟灰味，原来她一早就认出了我.....

我打开门去了周天莉的房间，很轻易地在床头柜的抽屉里发现了一个牛皮纸袋。

袋子里有多份老旧泛黄的文件，一份 2012 年的孕检单、孕期每月的 B 超报告单、男婴的出生证明、病历本、死亡证明.....最后一份，是火化委托书。

男婴是 O 型血，和我的血型一样。

我突然想起王晴看小说的时候跟我说过，古曼童最开始是用故去孩童的骨灰制作而成，目的是为了纪念逝去的亲人。

我一直想不通周天莉设计这么大的一个骗局究竟是为了什么，到现在我才明白，这是一个女人的复仇。

她利用小梁，利用何小桐，甚至利用跟我最亲近的王晴，只为了引出我心中的贪欲，让我甘愿跳入她的圈套。

她精心布局，把最后的杀招放在最明显的地方，等待着给我致命一击！

两天后，我收到了一个陌生来电，是周天莉。

她约我到望京的一家猫咖喝咖啡。

那天阳光很好，她穿着牛油果色的连衣裙，带着墨镜，看到我来还笑着冲我招手。跟我的失魂落魄相比，她简直美艳不可方物。

我点了一杯焦糖玛奇朵，焦糖很香，但我没什么心情喝。她一直在撸猫，从英短撸到暹罗，爱不释手。

「你找我干什么？」我艰难地开口，为了保持清醒我抽了太多的烟，声音像恶鬼一样喑哑。

「我来提醒乔先生，乔先生当初买房用了卑劣的作假手段，恶意压低房价，已经构成诈骗罪。这套房原本市价是 800 万，你还欠着我 500 万呢。」周天莉冲我笑。

「这一切都是你的骗局！」如果不是咖啡厅里人太多，我就要站起来掀桌了。

「就算我做了假，你不也养了小鬼吗？签合同之前，卖家没有告知买家隐情，你也是违约，我完全可以告你！」

周天莉嘲讽地笑了笑，点开一个手机截图放在我面前：「谁告诉你那个东西是古曼童的？」

截图上面是一个木雕定制厂家的淘宝页面。

「那个东西是木雕？古曼童是假的？！」我的理智快崩溃了。

「对呀，而且谁知道这个木雕，是不是之前哪位租客留下的恶作剧呢？」

「.....」

「乔磊，你现在一分钱都没有，欠了一屁股债，你拿什么跟我打官司？」

周天莉拿出一份文件递到我面前。

「只要你签了这份合同，我们两不相欠，我可以不追究起诉。」

我看了一眼，文件抬头写着「房屋赠与协议」，赠与人：乔磊，受赠人：周天莉。

事已至此，我没得选。

「我想最后问你一个问题。」

「你说。」

「何小桐她.....是你安排的吗？」

「当然。」

「她有没有爱过我？」

「当然。」

我认命般地叹了口气，颤抖着签下自己的名字。

周天莉满意地看了看我的签名，又掏出一个喜帖放在桌上，封面上写着她和小梁的名字。

「我下个月结婚，有空来玩。对了，300 万就当是你的随礼了。」

说完周天莉站起来理了理裙子准备离开，她走了几步，又折返回来冲我明媚一笑，

「你猜我刚才说的话，有没有骗你？」

- 完 -

□ 毕竟我可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